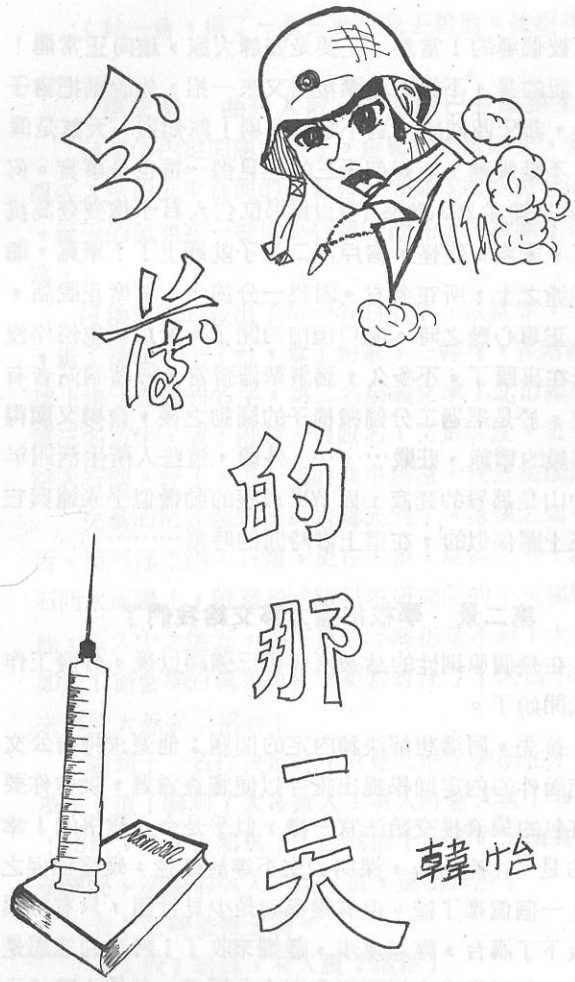


前　言

好早，才七點二十分，校門口是靜謐的，像未睡醒的Open bite患者，但是，浮流的空氣卻顯得浮動多些。（你知道，它是垂直的動而非平行流動的）

只那麼不多久的時間，爲了多湊聚了的幾張嘴，散發出了重過氧的比重的流言聲波，上浮下沈的空氣逐漸的被人所感覺。

這幾天，從早到晚，從課室到一號，耳語者若是，暢論者若是，詆訊者若是，已有定數，心中暗晒者亦若是。而沸點，達成的時間至今早了。

想到實一去，下了梯階，耳邊響起了一些話：

老王，定了沒有？

什麼定了沒有的？

哎！……實習醫院啊？

喔！還沒呢……你呢？

眞急死人，省立醫院還沒回音不敢塡，軍醫院塡了又怕電死人且忙死人……

你老兄功課要得，還怕個啥？再說軍醫院編制大些，也比較有System些，你老兄我看是定在軍醫院上吧！

誰曉得，排到自己名次只怕已所剩無幾了，到時不是診所就到八〇五去，那還談那麼多什麼選擇的。

別說笑了，前十名不成問題吧！到是您老大只要，嗯！跟拋繡球一樣，向著那兒，那兒就是你的了！！

爾這麼說，幾個大醫院，隔壁班爭得可緊呢！那像咱們班，斯斯文文的，全沒你爭我奪的氣氛！

本來嘛！同學相處四年，何苦爲著這檔事兒，傷那麼大的感情呢？

是太功利主義了些，有些人。咦！不是聽人說你拿到了××醫院的同意公文嗎？

嘿嘿！這事兒可眞好笑，要我眞拿在手了，我可不會食難下嚥，寢難安眠。

說得是！謠言滿天飛，眞眞假假的，何苦??

楔　子

曉不曉得今天要分發了，還不早點起床？

嗯……我頭有點昏，不想去了！……反正我去診所你幫個忙把志願表給送出去不就了了？……對了！回來報告給我聽聽，看看別人耍的把戲！

眞不想去？……起來！別懶了！這麼精彩絕倫，一生難逢的好戲妙演竟然不趕著欣賞，反到睡懶覺去！八成是瘋了頭了！眞不去？好吧！我作個會議記錄給你簽吧！

（砰的一聲，門被狠狠的帶上，翻轉身，挪挪枕頭，熄掉了老朱開的AFNT，閣上眼，我睡了！）

第一景　漁陽鼙鼓地動來

要不要我學阿潘的樣子給你瞧瞧！那沈重的表情和話語，就像極了擁有首先發射原子彈的按鈕權一樣，我，我，忍俊不住，差點笑將起來了……不過看他那般愼重行事，不愧是爲民謀福的班代！

得了，少提這些，分發的實況快轉播過來！

是，少爺。……小生這廂有禮了！話說那日正在西廂上，喔不！*202*教室內，各方好漢，群英聚集，房子雖狹小，但佈置略似向日葵，而人聲嘈雜也類似葡萄園之四聲道，所以在沒有冷氣設備之下，衆人倒也心甘情願的擁擠著。

少描了，跟盛竹如的嘴巴一樣！正題！正題！

喲，眞難伺候！……話說……咳咳……話說，說到那兒？哦！是了！話說衆人聚集於*202*教室，喧聲鼎沸，不旋踵間已到了浮動的Maximum point. 我坐在一個馬子後頭，還清楚的聽到她的心跳正以每分*130*下的速率搏動著。其他，你可以想像。而台上呢，阿潘，一臉關公閱兵狀，低著頭翻弄著幾張紙。而阿康，正踮

起脚跟往黑板上寫下各個醫院的大名，以及最主要的，名額。

阿潘他個子高怎麼不寫黑板，反叫阿康上台獻醜？

天曉得，大概協調不夠吧！話說時間一秒一秒的流動，當然是向著過去的方向。而整個空間又是如此的被浮躁緊張的氣氛所滲透，比我上次在證券公司的感受更具壓迫感。就在各方好漢作集團式閒話之時，一剎那間，阿潘抬起了頭，將他那赤紅色的臉龐整個的帶入鏡頭正面，馬上又抖出了他那雙炯炯有火的眼球，緊接著又以眼睛白的地方釘住前排同學，再以眼睛黑的部位瞄射中後排的西瓜頭們。嚴肅的很！之后；終於，終於我看到他那寬濶前突的上唇配合著那跟隨下頜前滑的張開的下唇作出一連串的芭蕾舞步，而說出了一些神聖莊嚴予人不作非非之念的話語，這當頭，全場肅靜，鴉雀無聲，一個個呆若木雞，像似被點了穴一般。現場鏡頭，若是你在中興堂看了紐約芭蕾舞團的動作及配樂，你，是可以聯想出來的！……一直到那二片不薄的嘴唇作出密切接合的動作，一眨眼之間，衆生相轉成了異常生態。

嗯，過癮，就眞像實況錄影一般，不過，我不相信！阿潘說了些啥來著！怎會有這回事兒？

老蓋在上，我小朱怎敢造次！更何況我還是經不住你再三的要求，才鐵定最後一天演出啊！所以，起碼的信任票，你老是該投下去的！別給黃牛拉走了！

是！說書老爺，大爺少爺豬（朱）爺！然後呢？

然後，然後阿潘說話，喔對了，阿潘的話有二個重點我還沒提示！第一，要大家自愛，別瞎鬧！第二，要大家彼此合作，別丟了他們的紗帽。……然後……喔對了，你說阿潘是不是基督徒？

阿潘，……不曉得，不過以前請他去過中山基督徒團契，……你突然問這個幹嘛？

沒什麼？不過我想他對基督徒的禱告，其作用目的方式等等似乎很有瞭解的！嗯？話說，阿潘他，把瞳孔滾翻了三次以後，又輕啓紅唇小口，全場頓時又靜了下來，他說著：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喔！同學們！不論你信的是什麼，請讓我們全體在確定分發以前有點禱告，使我們能在和平安定中，像尼克森一樣，取得光榮的分發。我請大家張開眼睛的時候才張開好嗎？……霎時群情譁然，公婆均各有理，最後，阿康作了調人，他說，爲了順利分發，光榮分發，這點區區小事，夠資格使大家意氣用事固執一時嗎？果然此話一出，即見前排有人低下頭了，閉起眼睛作祈禱上主狀。後邊的，也跟著了！只是抬頭作望天花板狀者也有。

不錯！這個方法用的好！事實上，很多群衆運動的領袖著書立說之際，這種心理情緒上信仰上的一種運動是很被倡導的！當然，主要是安靜大家，趨向正常罷！

說的是，不過阿潘緊接著又來一招，他說請把窗子關上，非牙四同學，對不起請離場！你知道，天氣是眞熱，不是假熱，而幾個牙三的想見習一番也是事實。何況 *11* 點鐘在 *202* 教室！我以爲那位仁人君子鐵要登高抗議了，未料，怪怪，窗戶沒二下子就關上了！畢竟，聰明賢達之士，所在多有。因爲一分鐘後，主席正說話，衆人正專心聽之時，窗戶悄悄的開了，所以我也僥倖沒悶死在裏頭了。不多久，諸事準備齊當，阿潘請站者有其位，於是經過二分鐘搬椅子的騷動之後，會場又顯得是那般的寧靜、莊嚴……。外頭，這些人所生活四年的中山是那般的死寂，而 *202* 教室的動盪似乎永遠與它扯不上關係似的，在這上課時間的時刻……

第二景　學校把權力移交給我們了

在幾個原則性的話被阿潘再三強調以後，分發工作正式開始了。

首先，阿潘想解決掉內定的問題：他要求持有公文介紹函件的內定同學提出證件以便審查通過，就像你要把紅包的袋套提交給法官一樣，似乎是令人難堪的！幸好的是，在座諸公，深明公文不等於紅包，幾聲催促之下，一個個繳了械。但有幾個硬是少見世面，只有勞累阿康下了講台，輕移蓮步，姍姍來收了！阿潘的意思是要……加以點名表揚而後各別上台題榜，就像古時狀元及第，門口貼了榜示一樣的意思。大家也猛地叫好！那知，抽出第一張，卻差點誘發了導火綫。

林光南三字叫出後，林光南即施施然上了講台簽下英俊筆挺的林光南三字在那被阿康擦得新綠的黑板上。不待老林穿梭回位，正坐前排中央與阿潘相對的馮宗民首先發難。舉手提出質詢。語謂，內定此事，如此這般，處理並非甚當。理應有公僕代表審核，會診通過後，方得登榜示名。否則阿雞阿狗亂取名片亦言介紹或爲公文，則大失公平分發之旨趣。此論一出，頓時諸頭攢動，聲波相互碰撞造成了玻璃震盪，熱鬧之情，一如鮑魚之肆。阿寶在我隔鄰，向我傻笑說"第一砲打出來囉"，我所能回報的也只有皮笑肉不笑的說一聲"是囉！"一途了！因爲局勢轉趨變化，先是魏翠眉提出應看該員之成績程度而決定內定與否。及後又有私底下亂建議一把者，一時只把我弄得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幾經爭執，加上間歇性的林光南的駁詞，以及一些冷戰間隙之後，阿潘及阿康決定由每班提出二名人選以組成會議代表團。於是台上站出了四個人，他們是馮宗民、黃志銘、林聰輝及陳文苑。四人低頭埋首，指手劃脚，當著衆人之面，研究有加！結論是唸出公文內容以斷於衆。老馮

（好一會，摸了一根長壽，我丟給他，被拒絕。）

第三景　曲終人散，再回頭已是畢業生

棘手的內定問題解決了，短暫的緘默過去，爲著爭覩各人所能公平合理的依著自己學業成績而分發的結果，緊張的氣氛在一種愉快心情的襯托下又塞滿了每個角落。

阿潘輕輕的報出了第一名的名字、成績等。林月鳳，走了幾步，上了台，拿了粉筆，一轉身，在附設醫院項下填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名余義文填了北市衞生局，第三名黃牛，填了附設，第四名，又是附設，第五名，跳入石園。好了。這一切的連串刺激，我無法描訴。

先前的附設醫院，風水輪流到了。身價之高令人咋舌，而阿潘之跳入石園，更在太多人意料之外！一個在石門水庫邊上，附屬於國防科學研究院的小規模醫院，他，百人中之第五，去那裏？不解仍是不解！大多人均如是！而會場的氣氛也變得更加專注了！因爲不曉得下來那位大爺耍奇招的！

輪到十一名作決定時，只見三個字被記在牙科診所項下！這！嚇到了大多數人！有人叫著天啊！有人說著！糟糕，診所也額滿了！因爲第十一名可以填其他十三個醫院，卻偏偏填入了這，這，這個診所！

笑！這時盈繞全場。

有人說：過癮，有人說：精彩！

緘默，或許含些無奈，在進行著。

我不敢下任何的評論，只是有一點點感覺，中國的學生群中，眞有辨明是非眞理的原則，進而以堅毅的手法作下明確判斷的處事能力的人，是少得可憐的！將來，一批批的高級知識份子進入社會眞有能力去處理這個多難國家的社會形態中一些涉及理論與事實相衝突的問題，事件？我，懷疑？

難怪！像美國出現了一位廿七歲的市長我們就嘖嘖稱奇了，因爲我們的觀念裏，他們是小孩子！

嗯！我同意你這個論點。

論點！不！不是！感覺而已！

那麼，你意下以爲如何改進中國學生呢？

如何改進？像台大的千萬小時奉獻嗎？還是海外學人回來拿五千台幣的薪水過日？我不曉得！我眞不曉得！（一種悲哀侵襲我倆心頭，因爲我們的愚蠢！軟弱！然而事實將持續下去嗎？在這些堂堂的中國青年群中，受過高等教育薰陶過的新的一代中？哎！中國的年輕一代!!!側過身軀，凝視著他那俊美的雙頰，赫然我發現，那黑白的眼珠變得閃亮起來，同時眼眶下鼻兩側，各有著一行淚痕！我緘默！）

唸了！一種奇異的靜默頓時籠罩會場。因爲這封由北市和平醫院周代院長寫下的公文內容措詞不明，令人生疑。加上阿潘一再強調的原則，"學校不管了，分發的主權是在我們手裏"的衝激。反對之聲四起。張抗生也不甘寂寞，坐在右手窗台上說出這是公文程式問題不應加以研究過深，而鑽入牛角尖。當求的是公文的主旨—請貴校依衞生局規定辦理。此議一出，又有人反對。而有人要求比較其他公文以資判斷公文程式問題。而後林光南又嚅嚅駁之！最後，阿潘拿起公文，端詳二遍，唸了一遍，這是第二遍，再後陳文苑又唸了一遍！於是依某議要付諸大會表決。取得北市衞局公文的共有三人：廖振耀、林文飛和林光南。阿潘卽循衆要求三人遠離會場，以利表決。當阿潘請求同意時，無人舉手，徵求反對三人爲內定時，有二位舉了手。沈默，浸潤在每個人的心裏，因爲這個決定或許牽涉到很多很多，原則是有的，要公平分發，要光榮分發，權力也有的，只要反對票過半數，就可否決了。只是，喔！天啊！我的決定是如何呢？氣氛又沈重起來。

好久，李光治站起來說話了，主旨是說，人家辛苦了好久，只爲因著某方面的原因才好不容易的拿到了公文，雖然我們有權力否決他們，但是，但是……默默的，阿潘阿康眼神相對望了一下，我不能說出那裏面所包含的一切，但是我瞭解，阿潘請人叫進三位，緊接著就把總共十二位的內定名單全額登榜。台下，會場中，

依著程序，左海先滿了，後是石園，再後是附設，下來是北衞、基海、省立台北，*802*，*804*，……等再後於其他醫院，到了第八十名時，只剩診所及*803*作招手狀。

我注意到一件事，在第七十五名以後，雖然阿潘竭力疾呼維持會場秩序，請勿走動！但人群已漸漸的散了！

謝謝！好幾聲，是我要代表牙四的向阿潘阿康說出的！二位勞苦功高，在下銘誌肺腑，永生難忘！

志願表雖收集了，交了，但私底下協調對換之事卻方興未艾，波潮洶湧呢！

對著老朱的雙唇，蒼白了些，我舉杯向他，說：

朱醫師，敬你一杯!!!

脫稿於Apr. 22 '73

修正於Apr. 29 '73